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

谷斯范
李劼人



第五卷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

谷斯范 李劼人

主编 王富仁 柳凤九

第五卷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　录

谷斯范

《新桃花扇》 …… （1）

李劼人

《死水微澜》 …… （334）

谷斯范

《新桃花扇》

第一回　在蔡益所书坊里

一六四三年（崇祯十六年）三月，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在南京三山街一家大书坊前，有个五十多岁中矮身材的老头儿，向书坊里探头探脑的望了几眼，摸了摸几绺灰白短髯，瘦黄脸上露出疑惑不定的神气。抬头见上面一块横额，明明写着“蔡益所书坊”几个大字，就鼓足勇气上前问：“掌柜！请问有位归德侯相公在里面吗？”一个戴猪嘴头巾、左腿有点带疾、二十多岁的伙计回答说：“他住在通济门。”老头儿说：“我已去问过，说刚到书坊里来。”那伙计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才说：“你且待会儿，他跟陈相公到应天府衙门探听前方消息，就会回的。”说着，他包了一叠书，喊着说：“老爸！我送书到钱牧斋老爷府里去。”里面应了一声，走出个模样机警老练的中年汉子。他是这家书坊的老板蔡

益所，戴着顶木瓜心淡黄毡头巾，穿着茶褐罗衫，系一根杂彩绦子，着一双土黄色油膀靴。他见那老头儿裹着青纱头巾，穿着粗布玄色短袄，不像个读书人，却装着斯文样子，在书架上东翻翻，西瞧瞧，就不耐烦地说："老人家！你要买小说，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倒是新刻的。"老头儿摇摇头。蔡老板又说："你要买时务书，《嘉靖以来五朝注略》倒是本朝第一部好书，定价三钱银子，你老人家要买，打个九折，二钱七分。"老头儿依然摇摇头，说："太贵！"蔡老板哈哈大笑："怎么会贵？米要卖七钱银子一石，北方闹兵灾的地方，三两银子还买不到一石米，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，百物价钱怎能不高？你要便宜，有几部水渍旧书《白兔记》、《牡丹亭》，看看倒是很有味的。"老头儿摸了摸灰白短髯，骄傲地说："《牡丹亭》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背给你听，板眼儿都不会错一分一毫！"蔡老板知道他是个词曲教习，正想回话，外面一窝蜂拥进三个书生来。打头一个，戴着顶海蓝色绣红花万字头巾，身穿百幅流云满绣金的浅蓝直裰，白绸子里衣，乌缎皂靴，个子高长，约莫二十六七岁，白净脸皮，乌亮眼睛，一副英俊潇洒的贵公子神气。后面一个约莫四十岁，长圆脸，细眼睛，留着几根秀美长髯，戴着紫色万字头巾，穿一身紫色缎直裰。此外一个，年纪约三十三四，身材略矮一些，一股老成样子，戴玄色头巾，穿玄色直裰。那打头一个戴海蓝色万字头巾的，正是侯朝宗，他向老头儿招呼说："老苏！你怎么有空到书坊里来？"被唤作"老苏"的应着说："侯相公！我待了老半天。"朝宗连称："失礼，失礼！"指着同来的说："认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两位吗?"老头儿向留秀美长髯、穿紫色缎直裰的笑笑说："这是鼎鼎大名的宜兴陈定生相公，文坛的魁首，公子的领头，谁不知道!"定生名贞慧，父亲是东林前辈，曾任左都御史、太子少保，他自己声望不在他父亲以下，是复社中重要人物。他打趣似的骂着说："老苏!你莫嚼舌!我们是一鼻孔出气的人，打什么客套!你认识这位吗?"他指着那戴玄色头巾的。苏老头儿打着躬说："请教!"定生翘起大拇指说："他是天启朝殉难的黄御史黄忠端公长公子，余姚黄宗羲相公。"又转指着老头儿说："这位是朝宗兄同乡，南京第一个词曲教习苏老昆生。"苏老头儿向太冲（宗羲字太冲）作着揖说："失敬!失敬!什么时候请来旧院赏光赏光老汉的词曲。"定生细着眼大笑，抢上来说："你莫讨没趣，黄相公是我们复社有名的书呆，从来不去旧院听个曲儿。"太冲向他瞪了一眼，引得朝宗和蔡老板都笑了起来。蔡老板向苏老头儿敬了杯茶，说他刚才疏忽，没有请教大名，想不到老爸也是个南京的名流。

这时，里面门口站着个人，年约五十出头，他姓吴，名应箕，字次尾，南直隶池州贵池县人，身材矮小瘦削，眼光严峻冷涩，高颧骨，微黑脸皮，留着稀稀几绺髯须。他一脸怒容，向苏老头儿恶狠狠地瞧着。苏老头儿吃了一惊，上前打个躬说："请教相公贵姓大号?"定生在一旁说："这位是我们复社老学长，鼎鼎大名的贵池吴次老。"苏老头儿连忙说："原来是吴相公，久仰!久仰!"次尾头向着天，睬也不睬。朝宗看得过意不去，说："次尾兄!瞧你样子，倒像阎王殿前判官。"次尾冷笑说："我生成这副性格，不会

讨人欢喜。”定生跑过去跟他咬了会儿耳朵，次尾突然惊叫起来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恨不得把苏老头儿抱作一团。他连声说：“老爸！失敬！失敬！我原先听人说，你是阮胡子阮大铖家清客，在他家戏班里教习弹唱的，原来你五年前见了我们揭发阮贼罪行的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知道阮胡子是魏忠贤的阉党儿子，早已辞退出来，要是定生兄不说，我真会把你赶出去呢！”定生嘲笑说：“亏你做个复社的老学长，一副爆竹样性格，纸煤一燃，‘蓬拍’就放。”蔡老板乘机接上来说：“刚才礼部周仲驭老爷差小厮送来几个帖子，请你们几位相公去喝酒。”朝宗等向账台上一看，果见有三个大红帖子，帖上面写着：“陈相公贞慧”、“侯相公方域”、“黄相公宗羲”，约定时间是下午申时一刻。定生皱皱眉头说：“现在太阳已过午，怎么来得及，昨天仲老跟我谈起过，说阮胡子想借皇族勋臣势力，把南京城里正人君子一网打尽。”朝宗吃惊问：“加我们什么罪名？”定生说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还不是几句老话，说我们复社‘煽聚朋党，谤议朝政’！”次尾忿忿地说：“我早说过，阮胡子这阉党儿子是万万饶他不得的！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发一通公檄，纠集南京的士子，大家拥到库司坊，毁了他的石巢园，打烂那胡子如何？”定生哈哈大笑说：“你这位老先生，真是人老心不老，火气比毛头小伙子还旺！仲老是个爽快人，做事也是顾首不顾尾的，你们两个一搭档，天晓得会惹出什么祸事来。其实他所听到的消息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，京里工部尚书范景文老先生，户部尚书倪元璐老先生，都是东林的正人君子，有他们庇护，我们怕什么！

哪怕阮大铖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来这一手！所以我说还不如朝宗兄一人去走一遭，打听点消息；大家去，未免太声张了。太冲兄！你看如何？”直站在书柜边默默不语的太冲，点一点头。蔡老板急嚷着说：“侯相公，先喝杯酒再去，我已叫娘子备了点酒菜，况且还有贵同乡苏老爸在这里。”说着，把一伙人往里请。次尾迟疑着问朝宗：“你们去应天府看了邸抄，前方消息怎样？”朝宗摸弄着直裰，摇摇头叹道：“一塌糊涂！一塌糊涂！”次尾不耐烦地说：“究竟怎样？”朝宗知道次尾是个性急人，连忙回答：“看来武汉三镇，朝夕不保，国家不像国家，军队不像军队，还有什么话说！”他回头向苏老头儿说：“我们河南省情况已完全不明，三个月没收到家信，不知我老父是死了还是活着？啊啊！老苏！我们且去痛快喝几杯酒！”苏老头儿轻声向他问：“你跟贵州杨老爷相好吗？”朝宗反问：“你说马士英妹夫杨龙友？”苏老头儿应着说：“是的！”朝宗正想回答，定生回过头来，神秘地瞧了一眼，苏老头儿急向朝宗丢个眼风，止住了他。朝宗心里疑惑不定，见苏老头儿向他使眼色，不敢多问。

酒席摆在店堂后面客厅里，客厅外有个小天井，打扫得甚是洁净，左首檐下种着丛芭蕉，斜对角植着棵夹竹桃，沿围墙脚摆着一列盆景。蔡益所虽是个书商，结交的多是南京文坛上名流和国子监里太学生，所以客厅的布置也清雅素淡，不带一点市侩气：中堂是钱牧斋（谦益）写的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，左首挂着幅龚半千的山水，右首是幅石兰，画纸苍黑斑斓，大概是宋人笔迹。苏老头儿初次来，好奇地四面张望了一番，低声朗吟着《西塞山怀古》：

王浚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；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头！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；
从今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！

太冲听见他的朗吟声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脸上露出不快活的神气，转身对定生说："钱牧斋老先生近来也在跟阮胡子走动，他身为东林老前辈，怎么这般糊涂！"定生细着眼笑了笑，打趣着说："这是阮胡子的骚劲好，向钱老先生瞎送秋波。听说胡子在他那儿哭诉过一次，说我们复社构陷他，他说：'我是两榜进士出身，读过圣贤书的，怎么会不辨忠奸，不知是非？不过当时因魏忠贤势焰盛，不能不虚作依附，实际暗底下仍在协助东林的。'"朝宗听得哈哈大笑，说："'裤子裆里阮'也有今天！魏忠贤做九千岁的时候，他干么不跟钱老先生走动走动？现在牧斋翁已是个退休的人，倒把他当作活宝似的献起殷勤来了。"次尾冷笑说："这是他们的本色，没廉耻，没骨气，谁给他奶吃就喊谁做娘，倒是钱牧斋糊涂，跟阉党儿子也结交起来。"他抢白着蔡老板说："你刚才还差伙计送几部朱子笺注的书到钱牧斋家去，他哪里是想读圣贤书的人！"定生凑趣着说："送部《燕子笺》（阮大铖所著传奇）去才合适。"蔡老板啐了一声，说："我蔡益所书坊里是从来不卖阮胡子的《燕子笺》，如果卖《燕子笺》，吴相公也不会赏光住在书坊里了。"次尾的微黑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红晕，他摸摸微白髯须说：

“我连阮胡子家的一根草都讨厌的。”

说着，学徒端进一锡壶酒，六个冷盆：糟鱼、板鸭、肉松、香肠、醉虾、猪肚，都是下酒的可口小菜。位次大家坐惯了的：次尾年龄最长，坐首位，左旁定生、太冲，右旁朝宗跟苏老头儿谦让了一番，结果苏老头儿坐在下首，蔡老板是主东，坐在次尾对面。席间定生把阮大铖拿来做下酒物，说得诙谐百出，引得大家笑个不止。只有太冲沉默着不出一声，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合不来，论才学资望，定生、朝宗不愧为复社领袖人物，“宜兴陈贞慧”、“归德侯方域”，哪怕是边省之地，都是知名的；讲到行品，太冲不甚满意，认为不脱贵公子的浮夸气，国事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，还跟娘们去鬼混，这是他所最痛恨的。次尾行品比他们高出一等，论地位，在复社中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但他以为太偏激，太狂悖，他想：“无论如何，钱老先生总是东林老前辈，次尾满口喊‘钱牧斋，钱牧斋’，真使人看不顺眼。”他深觉自己的孤独，默默地望着小天井，太阳斜照着半堵围墙，几只小麻雀在夹竹桃树叶丛里聒噪着。他住在城西的清凉寺，离三山街有七、八里路远，愁着天暗前赶不回去。定生有点觉察，问着说：“太冲兄！你可是望见夹竹桃，想起家乡的嫂夫人来了？”他嚼着鸭骨头，细着眼装模作样的接着说：“也难怪呢，这样的三月艳阳天气，整天关在和尚寺里。”太冲被说得脸红红想要发作，蔡老板最机警，赶忙用话岔开：“我听上江逃难来的客人说，李闯着实有些才学，他十三岁的时候，在学塾里读书，老师给他个对：‘雨过月明，顷刻顿分境界’，对的是‘烟迷雾起，须

臾难辨江山'。"朝宗笑骂着说："当心关进应天府衙门吃板子，这话可是该我们讲的？"次尾喝多了酒，替蔡老板不服气，说："有什么话不该讲！李闯食不兼味，跟士卒同样吃苦，所以能收拾军心，打得好仗！你看我们怎样？朝廷单是内宫的靡费，每月要五十万两银子；做个小小六职方郎，都要养三四十婢仆！听说军中已三、四个月不曾发饷了，原因是国库支绌，国家穷；但国家为什么会穷？还不是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缘故！阮胡子在天启年间做了任光禄寺卿，就扒进几十万两银子，现在库司坊的住宅造得像天宫一样！满朝的御史、给事中，对贪官污吏，何曾弹劾掉一个？'老虎不赶拍苍蝇'，詹兆恒御史检举了江宁知县杨龙友的贪污，人赃并获，总以为会绑出午门杀了，杨龙友的舅爷马士英出来撑腰，以后就不见下文。他卸职后，天天逛莫愁湖，游秦淮河，何曾知世界上有什么国法纲纪？"苏老头儿插口说："杨老爷人倒是个好人，我们叫他'好好先生'，虽跟阮胡子往来，背后也着实数说阮胡子的不是。"次尾冷笑了一声。定生说："朝宗兄！我们倒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你觉得龙友为人如何？"苏老头儿正夹一筷香肠往嘴里送，听见定生的话，呆了一呆，一片香肠跌落酒杯里，也不觉得。朝宗听他问得奇怪，又见他细眯着眼儿是瞧着自己，像话里有话的样子，益发疑惑，反击着说："你是李贞娘的相好，龙友也是李贞娘的相好，拜倒在同一条石榴裙下的人，当然是最相熟不过的，怎来问我？"太冲听得不耐烦，说："朝宗兄！你可是忘了仲老处还有约会？我看时光已不早，我也要回清凉寺去。"蔡老板急嚷着说："早哩！早哩！今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天苏老爸初次来，他看了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毅然离开阮胡子家，因公而忘私，着实可敬。黄相公！我们该多喝几杯酒，大家欢喜欢喜才是。”太冲不好意思推却，又坐了下来。朝宗因时候不早，先告辞了。苏老头儿跟着出去，在外面与朝宗耳语了一会，才进来。定生笑骂说：“老苏！你鬼鬼祟祟干得好勾当！”苏老头儿说：“陈相公说笑话了，我不过有点小事告诉侯相公。”蔡老板插口说：“既是小事，何妨讲出来大家听听。”苏老头儿正有点忸忸怩怩，定生用筷子蘸酒，在手掌心写了个字，给苏老头儿一瞧，问：“可是这回事？”那词曲教习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蔡老板解围说：“既这样，我们也不强苏老爸说，罚老爸喝杯酒罢了。”苏老头儿赶忙端起杯来就喝，连酒杯底的一片香肠都喝进肚里去了。他酒量小，又上了年纪，早有七、八分酒意，记起什么似的说：“阮胡子看了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曾说：‘吴次尾这该死的穷小子，不过受人利用罢了，我若肯打发他一二百两银子，看他不来巴结我！’”次尾气得微黑色的脸孔发青，忿忿地说：“总有一天我会去‘巴结’他，拔光他的胡子，打烂他的嘴巴！”苏老头儿又说：“他恨礼部郎中周老爷更厉害，说他是复社的后台，发表《留都防乱公揭》也是他的主使。”定生说：“大概他已知道那回事了，胡子送封求情书来，恳求不要把《留都防乱公揭》发表，仲老适巧在座，他把那封书投入火里，说：‘这狗贼胡子，谈兵说剑，像个正人君子似的，该把他假面具拆穿了让大家看看！’”他见太冲老是皱着眉，像不耐烦似的，就说：“我来讲个笑话大家听听：有一天，阮胡子巴巴的去拜访前武

德兵备道佥事雷介公（缜祚）老先生，雷佥事有好几次托辞不见，那天胡子再也忍不得了，不待通报，直冲进去，客厅里一个人影都不见，只见桌上放着一份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是雷老先生故意留着羞他的。”大家笑着说：“可不要把胡子气坏了！”定生说：“胡子怎么不气坏，他从此躲在‘裤子裆’里不再出来！”蔡老板说：“大家把库司坊叫做‘裤子裆’，真妙透了！听说库司坊的住户，好多搬了场，有脸皮的谁愿意跟阉党儿子一同住在‘裤子裆’里。”大家正说得有趣，忽听得店堂里人声嘈杂，一个小学徒吓得脸色像死灰一般，逃了进来。

第二回　柳敬亭说书

那小学徒名叫典儿，是蔡老板远房外甥，他跑进来气喘喘，说：“娘……舅！军爷打……打人！”次尾跳起来说：“怎么？青天白日打人！我评理去！”蔡老板赶忙劝住说：“吴相公！不如让我出去作个计较。”店堂里站着三个军官模样汉子，裹着一色磕脑儿黄罗头巾，穿窄胸衲袄，各挎一口腰刀，其中一个矮胖身材的看见蔡老板，就指手划脚骂：“叫你家小杂种出来！老子一刀砍掉他脑袋！”蔡老板连连打躬，笑着说：“是我疏忽，没有出来招待军爷，我该死！我该死！”另外一个有病容的军官冷笑说：“一股狡猾的奸商相！”矮胖子说：“老子想买几本小说消消闲，那小杂种罗罗嗦嗦一大套：‘不要动这个，不要动那个！’不要

说翻几本书，动了老子的火，拆了你屋，抄了你家，你又怎样？”蔡老板打着躬说：“我就是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冒犯军爷！”这样一说，几个军官气才渐渐平了，东翻西翻的拣了一大叠小说书，叫算价钱。蔡老板算了一下，一共二两零银子。矮胖子翻下脸说：“米不过卖七钱银子一石，几本书哪消这么多钱？”有病容的接上来喝着说：“我们是凤阳总督府军官，在前方剿流寇的，你莫瞎了眼睛！”蔡老板一听到是马士英的部下，身子吓矮了半截，连说：“随军爷赏赐几文罢了。”矮胖身材的军官丢下二钱碎银子，挟了一大叠书走出店堂去。蔡老板算了一下，十足亏一两银子血本，心痛得了不得，正在气没处泄时，戴猪嘴头巾、左腿有点带疾的伙计胡二，拐一脚别一脚的从钱牧斋家送书回来了，喊着说：“钱老爷说送去的书不是原版，是仿刻的版子，硬要扣下五钱银子。”蔡老板没好声气回答：“我早知道钱牧斋是个刮皮鬼。”胡二又说：“他请老爸多多留意宋元的手抄本，杂剧、说部什么都要，钱宁可多出些。”蔡老板拍拍账台，怒声说：“我开的不是古董店！”胡二吃了一惊，不敢再多说。

这时，次尾、定生、太冲和苏老头儿从里面出来，太冲急着要回清凉寺去，不肯多耽留。蔡老板知道太冲每次来，总要买大批书去，问着说：“黄相公！今天买点什么书回去？”太冲在桌架上拣了《太玄经》、《宋名臣奏议》、《通鉴音释》、《通鉴外记》等四部。定生取笑说：“书呆子！你将来会成个史学专家。”太冲不平地说：“难道史学不要紧吗？我师念台老先生（刘宗周字念台）一再说，先穷经而

后求事实于史，参证史实，然后才能懂得世界变化的道理！”次尾问：“你还像以前一样，每夜读书到鸡声啼才睡觉吗？”太冲回答：“是的，惯了不会觉得什么。”次尾叹气说：“你们年纪轻，精力旺，我可不行了，多用点脑筋就会发头痛病。”说着，微黑色的脸上露出凄然的神情。蔡老板却不理会这些，一心一意在算太冲的书账，他知道这个书呆子门槛没有钱牧斋那样精，买书从来不还价的，就额外喊上一两银子价钱，补偿刚才被几个军官半抢半夺把书买去所受的损失。果然，太冲毫不计较，照账目付了银子。蔡益所又欢喜又惭愧，心想：“该死！该死！‘红萝卜上在蜡烛账里’！”转而一想：“我不能卖了老婆来赔血本，‘羊毛出在羊身上’，当然要从买主身上打主意。”这样一想，也就安心了，不过显得特别巴结，到处找典儿，要他送书到清凉寺去。不料典儿正在客厅里爬上桌子，偷剩下来的香肠、鸭骨头吃，蔡老板狠狠给了他一下耳光，骂着说：“该死的畜生！管店堂闯祸，跑进里面就偷食！”把他耳朵一提，拉回店堂里，吩咐说：“乖乖儿随黄相公走，送书到清凉寺去，不要学别人的样，一去老半天，路上瞧闲听新闻。”胡二知道蔡老板在对着和尚骂贼秃，咕噜了几句，戴着猪嘴头巾，沮丧地坐在店柜旁，不平地眨眨眼睛。待蔡老板送太冲和苏老头儿出去，才小声对定生说：“陈相公！告诉你一个新闻，今天下午柳麻子（柳敬亭）在长吟阁说书，听客多得连河房的栏干险些儿要挤断了。”定生问：“是不是说《秦叔宝见姑娘》？”胡二摇摇头回答：“不是！新编的，大家说比《秦叔宝见姑娘》有意思。”定生回头对次尾说：“怎样？

怪无聊的，不如去听柳敬亭说书也好。”次尾迟疑着说：“太累啦！再去打个转，怕晚上会发头痛病。”定生细着眼笑笑说：“这怕什么！老柳的说书正好医你的头痛病，柳麻子说书，一两银子一回，要十天前先下帖预定，轻易还不大肯答应。”次尾说：“明天中午去如何？”定生哈哈大笑说：“老先生！亏你做个复社老学长！明天三月十五是先师孔子丁期，中午要去国子监文庙里参祭，怎么忘了？”次尾红着脸不好意思，被定生半拉半扯的拖出书店，往秦淮河畔桃叶渡附近的长吟阁走去。

被称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，最热闹的是从聚宝门水关到通济门水关这一段，从武定桥、长板桥，经桃叶渡到大中桥，沿河两岸筑着精致华美的河房：朱漆的栏干，描金的画檐，杂彩的流苏，绣花的丝帏，特别是窗帘布的颜色，杂得像花圃一样，有玫瑰红的、橄榄青的、淡灰的、琥珀色的、茄紫色的、米黄色的，……倒影映在水里，越发显得鲜艳夺目。里面的摆设，也是千种百样：有的是旧院中人的住宅，遮着华丽的帏幔，只让八哥或鹦鹉笼子挂在外面，发出唧唧喳喳的叫声；有的是清客们的堂屋，有吹洞箫的、唱时曲的、弹琵琶的、打十番鼓的，挤得满满一屋，闹得天翻地覆；有的是雅士们的别墅，摆满古画、古鼎、古书、古琴，让日光照着那明窗净几，静悄悄没一个人影。……河上的游船，大部盖着篷厂，悬着角灯，有几榻，有栏干，船舱油漆得金碧辉煌，飘着绫制的鲜美颜色的窗帘布。游船中有卖酒的、唱曲的、扮戏的，把一条秦

淮河日日夜夜闹得没一息儿安静。尤其是桃叶渡口，岸上茶馆酒楼多，岸旁争渡的过客多，岸下兜揽主顾的游船多，挤挤轧轧，挨挨推推，乱糟糟闹成一片。有人仿刘禹锡《堤上行》，曾把这情形写过一首诗：

桃叶渡口水悠悠，无数游船无数楼；
日暮行人争渡急，桨声鸦轧满中流。

桃叶渡旁的河房，最著名的是丁氏水榭、桃叶河房和长吟阁。“长吟阁”顾名思义可知是雅士们谈诗论禅的场地，国子监里的太学生和罢职闲居的钱牧斋、杨龙友之流，常来走动；今天柳敬亭在这儿说书，也是被几个太学生邀来的。定生、次尾到的时候，人早走散了，只剩柳敬亭和两三个闲客在那儿嗑瓜子。南京城里，说起“柳敬亭”，晓得的不多，说起“柳麻子”，连妇人小孩都知道。他是南直隶泰州人，本姓曹，因犯案流亡外乡，改姓柳，是南京城里第一个说书名手。长得又黑又胖，满脸黄豆粒大小的痘疤，戴着一顶海青色小帽，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玄色半旧绢直裰，眼睛眯眯霎霎，嘴巴甜甜蜜蜜，跟他相熟的人，没一个不说他讨人欢喜。旧院中的娘们，都跟他熟，见了他就“黑麻子”“烂麻子”“死麻子”的打趣个不休。可是他上了说书的坛场，却十分正经威严，听客中偶尔有人打一个呵欠，就一声喝，醒木“拍哒”一拍，惊得听客连喷嚏都不敢再打一个，说《景阳岗武松打虎》或《秦叔宝见姑娘》时，那种绘影绘色、生龙活虎似的描摹，在南边几省再找不出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